

中国教育协会编

南洋漂流记

原著 / 白 刃 缩写 / 王 爽

主编 / 端木蕻良

72

北京燕山出版社

南洋漂流记

原著 白 刃
缩写 王 爽
插图 邱志杰

北京燕山出版社

08581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張平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学习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

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学生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教育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特点，同时也为适应新开设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和插图本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学习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願全國的中小學生從小閱讀好的課外書，自覺抵制社會上不健康圖書的干擾，立志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序词

时光难挽留，
几度春秋。
鬓白方知离别忧。
长夜依稀会亲友，
原是梦游。

喜莽莽神州，
扫荡蜉蝣！
海外故旧频相酬。
笑谈地覆天翻事，
一解乡愁。

—调寄《浪淘沙》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南洋华侨生活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华侨青年的自述，渐次展开了一个十分曲折动人的流浪者的故事：这个华侨青年是怎样在异国他乡生存而苦斗的，他怎样误上了刘秘的摩佛号，几遭杀害，在白人混血儿纽纽的帮助下才安全脱离了险境，并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度过了鲁滨逊式的日日夜夜。此后，他又怎样在流浪中与久别重逢火燃遍祖国的严峻岁月里积极投身海外侨胞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故事环环相扣，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全书围绕这一主线，还穿插了许多异国他乡的趣事逸闻，使作品更具有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

白刃者熟悉的作家，三十年代曾侨居南洋。创作生涯共四十年，著有小说、戏剧、诗歌等多种。

《兵临城下》是其代表作。

目次

序词

当“番客”去.....	1
睡“猪巢”，喂蚊子.....	6
花钱买来的“父亲”.....	11
岛国风光.....	16
“亚细亚”与洪头家.....	23
三个伙计.....	27
我每天的“功课”.....	34
病中消灭“吸血鬼”.....	40
黑衣女郎.....	46
年关的火光.....	53
小头家的鬼把戏.....	58
亚细亚商店的末日.....	62
最后的晚餐.....	67
卷着铺盖南行.....	73
突变.....	82
奇怪的摩佛号.....	93
在荒岛上.....	103
虎口逃生.....	110
我变成鲁滨逊.....	125

黑人岛上的一夜.....	138
陈山叔要复仇.....	144
擦皮鞋的风波.....	151
我上了洋学堂.....	159
我的引路人.....	170
“言身寸”与礼义廉.....	175
青春的喜悦.....	182
初恋的苦恼.....	192
带泪痕的情书.....	202
生命交响诗.....	209
心中的波澜.....	223
迈进新闻界.....	231
纽纽的“急事”.....	240
复仇之后.....	250
再会吧！南洋.....	258
原作后记.....	273

当“番客”去

故乡人把出洋谋生的华侨，叫做“番客”。村里三家五户，几乎都有一两个番客，有的一家好几个，父带子，兄牵弟，漂洋过海去谋生。

俗话说：“在家日日好，出外朝朝难。”只要有口饭吃的人，谁肯抛妻别子，丢下爹娘，离乡背井，乘着帆船，冒着海上的风险，跑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南洋呢？

只因为旧社会太黑暗，天灾人祸！官府横征暴敛，百姓饥寒交迫，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外出求生。最先的祖辈们下南洋，是上了人贩子花言巧语的当，被骗出去当“猪仔”，卖给殖民者做“包身工”，跟非洲的黑奴差不多。二百多年前，不知有多少华工，永世回不了“唐山”（中国），累死在矿山和橡胶园。

少数人逃跑出来，或者暴动反抗挣得自由，靠着勤劳勇敢，披荆斩棘，开辟块小山地，种上庄稼蔬菜，聊以糊口；有的省吃俭用，积下几个钱，开个小店做生意，摆个小摊卖食品，慢慢发展起来。天长日久，有人发了财，回到唐山起“番仔楼”（盖小洋房），耀祖荣宗。惹得乡邻羡慕，吸引更多人出洋当

番客。

家里安排我下南洋，东凑西借，筹备了一大笔钱。在南洋M埠一家“大字馆”，买了一张“大字”（居住证），时价每岁二十块大洋，一共花了二百多元。这张证件，我一直带在身边作纪念。前些日子整理旧东西无意中翻出来，上面贴了两张印花税票，一张五个比索，一张二十仙。按当年货币比值，只合十块四角银元。为什么要花二百多呢？当然是大字馆赚去了。此外，当地移民局和海关人员，也得分一些油水啊！

一九三二年早春，一个寒风呼啸的清晨，我穿着一身白洋布夹衣，黑布单裤子，踏着一双新胶鞋，提着简单的行李，含泪辞别了亲人，随着叔父走出家门。叔父是从南洋回家探亲的，他要顺便把我带去。从家里到汽车站只有二里多地，平时我打着赤脚，跑跑跳跳就到了。今天穿着新鞋，脚趾头挤得好疼，走了一半路，就一跛一拐的。我们这里种田的和普通人家，不论男女老少，都是终年打赤脚。平日晚上洗洗脚，穿上木拖鞋；每逢阴历新年，才穿三天鞋子。我连过年这三天，也不愿意双脚受罪，总是偷偷的脱掉。

叔父看我走路的样子，问道：“脚怎样啦？”

我说：“疼死了，脱掉吧。”

叔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不敢吱声了。我想：

“是啊，人家番客都穿皮鞋，顶次的也穿皮拖鞋或者布鞋、胶鞋，哪有光脚的？我这个准备去当番客的人，应该学会吃这份苦头吧。”

挨到汽车站，买票上了大巴士，我挨着叔父坐下。开车以后，偷偷地把胶鞋的后跟蹬掉，顿时双脚感到舒服。我悄悄地望了叔父一眼，亏得他没有发觉。

汽车在公路上飞奔。我从车窗里望着家乡，望着山上的宝塔，心里不由感到难受：何年何月才能转回家乡？才能再登上喜爱的宝塔山呢？

中午，汽车停在一个小镇上，旅客们纷纷下车。叔父在小食摊上，买了两碗热气腾腾的米粉汤。我们蹲在一边吃完，又匆匆上路。

出了小镇，踏上一座大石桥。石桥横跨海滩，有五里长。正是涨潮时候，周围一片汪洋。我忍受新鞋的刑罚，小心跟在叔父后面。过了五里桥，来到一个大镇。我们走到码头，登上小火轮，只听见汽笛一声响，轮船向海上开出去。

轮船在内海航行，海上风平浪静，海岸上风景很优美。我无心看景致，只觉得心头茫茫然，身子随波逐流，不知被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黄昏前，小火轮开到C港。这是一个美丽的港湾，繁华的商业码头。每天都有轮船进进出出，北去上海、天津，南下香港和南洋各地。本省华侨来来往

往，都要经过这个港口。

叔父领我走进一家客栈，在二楼通房要了两个铺位。吃过晚饭，叔父要出外办事，吩咐我好孩子的坏好看住行李。他警告说：街上有拐骗人。严禁我下楼上街。

头一回到了这样热闹的城市，看见什么都感到新奇。我脱掉新鞋，光脚站在临街的窗口，望闹。码头工人扛着东西，哼着号子；卖蚝煎的，着灯火辉煌的海港。码头上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卖鱼丸汤的，卖花生汤的，卖肉粽的……大声叫卖，唱着各自的调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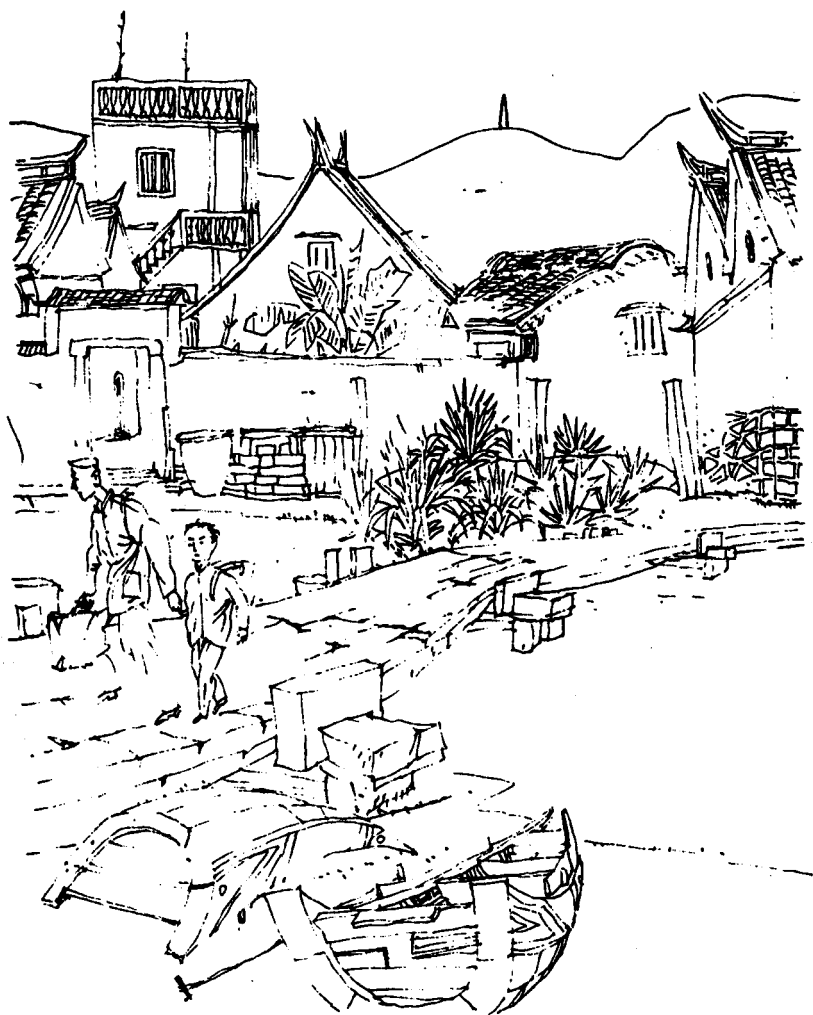
大街上，不时走过一个拉胡琴的男人，身旁跟着一个青年女子，唱着台湾歌仔戏的曲调。日后我才知道，这些“走唱的”不光卖唱，而且卖身。当时C港有很多日本和台湾浪人，走私贩毒，开大烟馆，摆赌博摊，设烟花间（妓院），打人挑衅，横行霸道。

第二天，叔父带我上街，在故衣巷买了一套八成新的西装，一件儿童白衬衫。拿到附近一家小裁缝店，给我量了尺寸，把西装改小，说好三天取衣服。叔父又领我上理发店，让理发师把我蓄长了的乱发，理成小分头。

三天后，我们取了小西服，走到一家照相馆。叔父叫我换上西服。照相师找了一条领带，

给我结上。又在我的头发上涂了蜡，帮我打扮一番。这是我第一次照相，是为了贴证件用的。有一张

还贴在那居住证上，看样子，俨然是个小番客了。



睡“猪巢”，喂蚊子

去M埠的船期到了，我们登上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离开住了几天的C港，离开亲爱的祖国。

几百人挤在统舱里，每人一张两尺宽的席子，一个紧挨一个，就象罐头里的沙丁鱼。

我和叔父的铺位在当中，下面是机器房，满耳朵轰轰隆隆的响声。叔父是个老番客，搭过几趟船，磨练出来了，躺在席上呼呼的睡着了。我可睡不着，机器震着船板，吵声灌进耳朵，浑身抖动的难受，只好坐起来东张西望。

白天风平浪静，轮船在大海上航行，稍为有点颠簸。入夜以后，船离海岸远了。大洋里起了风，船像个大摇篮，摇来晃去，舱里的人，你碰我，我撞你；有时候，几个人卷在一起。

身旁有个中年人，气得用家乡话骂娘：

“使因老母！番鬼佬就晓得挣钱，卖这多票，连张布床都无，像因猪巢！这只鬼船，鸭卵壳底，一点风就摇摇摆摆！……”

许多人经不起摇晃，开始呕吐起来。这边呕，那边吐，晕船的人越来越多。舱里到处臭烘烘。有的人晕的稀里糊涂，不小心吐在别人身上，登时吵闹起来。

我在家乡，常跟渔船出海打鱼，原是不怕晕船的，舱里的气味太难闻了，捏着鼻子也不灵，我感到一阵阵恶心想吐。

统舱污浊不堪，臭气熏人。船越来越热，第二天下午，进入热带海面，舱里不通风，两舷各有几个圆玻璃窗，直径只有一尺，关的严紧。舱里又闷又热，到处蒸发着臭酸味。晕船的人无可奈何，躺在船板上哼哼；能走动的忍受不了，跑去打开圆窗。

海风从窗洞外灌进来，舱里清爽了一点。进来的新鲜空气不多，换不掉污浊的臭味。有人想从楼梯口爬到甲板上透透气，楼梯顶的铁盖子从上面锁住，敲了半天无人理会，只得骂骂咧咧的退下来。

几百人在猪栏般的船舱里，挨了五六十个钟头。一个个脸色焦黄，嘴唇发黑，浑身没有力气。听叔父说，早先被当“猪仔”卖到南洋的华工，乘着木帆船，在海上要走十几天，受的苦无法说，比起来这算享福呢！

第三天上午，轮船到了M埠，总算挨到这个岛国的首都。踏上码头，看到一行行高大的椰树，觉得身在南洋了。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到精神舒畅多了。

我们在码头上排成长龙，走进海关检查所。大家的行李都很简单，打开后一目了然，检查员挨个在我们身上乱摸，搜不出一件违禁品。